

知乎盐选 | 后记

上篇

「若是无事奏请，便退朝吧。」

仲溪午起身抖了抖衣袖，正欲抬步离开，突然堂下一名老臣「噗通」一声跪下。仲溪午脚步一顿，看到还是那个熟悉的身影，不由得有些头疼，但又不能装没看到，就只能耐着性子开口：「李爱卿又有何事？」

李继已经年近六十有余，颤巍巍地磕了几个响头才开口：「回皇上，这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后宫也不可久日无主啊……皇上登基以来，这后位空置已久，微臣斗胆请皇上……早日立后……」

果然还是差不多的说辞，仲溪午几乎每隔几日就要听上一遍，也就这个李继敢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提。仲溪午虽然烦他，但知道李继是个忠君的孤臣，所以也不会是非不辨地处罚他。

「朕知道了。」仲溪午开口回答，抬步就想走，却又被那李继嚎声喝住。

「皇上啊……这番话老臣可是听了很多遍了……」

言下之意是说，仲溪午每次都是应下而无动作。

这个李继还真是会倚老卖老，仲溪午心里也有了些怒意，而李继此时聪明地跪在地上抖了起来，看着真是年迈得「弱不经风」。仲溪午只得压下怒气开口：「那依爱卿所见，这后位……谁坐合适？」

这句话问得颇为危险，李继却未有丝毫迟疑：「先前皇上说国库虚空，选秀已经停了有五年之久，如今国泰民安，也该恢复了……」

殿堂上一片寂静，大家头都不敢抬，只是一个个默默跪下不语，表达自己的立场。

一旁的仲夜阑见此叹了口气，并没有随着跪了下来，而是向旁边移了几步，对上仲溪午看过来的目光。他耸了耸肩，表示无奈。之前他已经帮着仲溪午挡过很多次官员的劝谏了，这次是真的无能为力。

过了许久，直到官员们的膝盖都跪疼了，才听到仲溪午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：「好，恢复吧。」

官员们一愣，本以为这是一场持久战，没想到仲溪午终于松了口。

一片磕头谢恩声响起，其中李继的声音显得中气十足：「谢皇上。」

仲溪午瞄了一眼方才还奄奄一息，现在却精神抖擞的李继，幽幽地开口：「李爱卿已经六十有余，这马上就到了致仕的年纪，还是多多看顾些自己的身体为好。」

李继闻言，掩面虚弱地咳嗽了几声，看着好像又恢复了最初的老态。

仲溪午并未过多追究，抬步离开，将一片谢恩声甩在身后。

已是日落黄昏，华浅伸腿坐在庭院树下的秋千上，悠闲地翻看着一册话本。

她身下坐的那个说是秋千，却如同一个躺椅一般，不但有靠背，还十分修长，人都能躺在上面睡觉。

说起这个秋千，还是华戎舟来这个小镇的第一个月时，不知道从哪自己哼哧哼哧扛来了一棵大树，然后栽在本来就不大的院子里的。等树成活了后，华戎舟就动手打造了一个可以供人躺上去的秋千，捆在树干上。

刚做好华浅还嫌弃地说：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做这没用的干什么？平白在院子里占地方。」

然而秋千做好的第三天，华浅就口嫌体直地抱着靠枕在上面不下来了，华戎舟见此也没多说什么，华浅就更是厚着脸皮，当自己之前不曾嫌弃过它了。

话本翻了一半，门被推开了，只见华戎舟灰头土脸地走了进来，配上那张俊美的脸蛋，显得格外可怜。华浅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说：「是不是那群熊孩子又折腾你了？」

华戎舟用力点了点头，华浅强忍着笑开口说：「赶紧先去屋里换身衣服吧……」

华戎舟在这小镇也待了一年多了，成功收获了小镇上下男女老少的欢心，毕竟装乖卖巧可是他最擅长的手段。

女人喜欢他就不用多说了，连男人也喜欢他，只因为他有着一身好武艺，每次其他人打猎或者砍柴都会拉他出去，有他在就会事半功倍，还能满载而归。

至于小朋友嘛……那是因为镇里见他武艺好，便请他在武馆里教小孩子习武健身，于是他一天到晚没少被折腾，偏偏对方是小孩子，也没办法还手。

其实本来华戎舟是可以拒绝的，从未有人逼迫他，可他却从头到尾都没多说什么。华浅看出来他是因为想在这个小镇留下来，才会努力地和每个人交好，所以也没有插嘴，毕竟华戎舟处理事情的能力她还是清楚的，比如徐茗的事情都是……

「华浅，我师傅呢？」

说曹操，曹操到。

只见徐茗火急火燎地跑进院子，像是被狼撵了一样。

华浅伸头朝屋里努了努嘴：「一楼他房间里呢……」

然后徐茗就一头跑到屋里去了，他口中的师傅自然是华戎舟。

当初得知徐茗断腿一事和华戎舟有关，华浅也并未插手，而是任由他们自己去解决。

也不知道华戎舟找徐茗说了什么，从那以后徐茗就天天跟在华戎舟屁股后面，叫他师傅，明明华戎舟比徐茗要小上两三岁，徐茗叫师傅倒是叫得心无芥蒂。

不过一刻钟，白洛也出现了，站在院子里叉着腰说道：「华浅，徐茗人是不是在你这里？」

华浅并未着急回答，反而扬了扬手里的话本开口：「你给我的这个我都看完了，有没有新的？」

白洛深吸一口气，从怀里掏出了一个新话本，甩给华浅。

真是学聪明了，还知道有备而来，华浅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才开口说：「人在华戎舟房间里。」

白洛进去片刻，华戎舟就出来了，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。华浅见此，缩起了伸直的双腿，给华戎舟在秋千上腾了个地方。

华戎舟坐下来后，自然地抬手，把华浅缩起来的双腿搭在自己腿上。华浅也不介意，就势又伸直了腿，开口问：「他们又怎么了？徐茗找你做什么？」

华戎舟双手枕在脑后，开口：「徐茗说让我教他一种能让白洛追不上的轻功。」

华浅一愣，下一秒就笑出声来：「这两个人年纪都不小了还这么幼稚，尤其是徐茗，要是不想见白洛，不是有千万种法子吗？偏偏自己还当局者迷。」

华戎舟默默点头应和，华浅继续看起话本，而华戎舟则是坐在她身侧闭目养神。

刚翻了几页话本，华浅就又忍不住开口：「你说为什么这些写情情爱爱的话本里，大多都是富家小姐喜欢上穷书生，或者是贵女爱上戏子的桥段呢？我看了这么多都是女子下嫁，好像很少有皇亲国戚喜欢上平民女子的。」

华戎舟睁开眼，棕色的眼眸眨了眨，像是在认真思考。他回答道：「可能写这些话本的都是男子。」

华浅脑海里顿时浮现出一幅抠脚大汉扭扭捏捏，写着你侬我侬的话本的画面，乐得腰都弯了。

华戎舟见她笑得开心，面上虽无过多表情，可棕色眼眸像是化了一样柔和。

察觉到华戎舟的目光从自己脸上移到腰际，华浅心里一突，还未来得及坐直就听华戎舟开口：「这一年多你是不是吃胖了？」

问得十分认真，华浅也看到了自己腰上比之前多出来的一圈肉，没办法，这个小镇太小，她忧心有人监视也不敢出镇子，自然要比之前胖上一圈。

只是女生永远对体重问题都格外敏感，华浅抬脚就踹向华戎舟的肚子：「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，谁说我吃胖了？」

被踹了一下后，华戎舟赶紧把手放下来，握住华浅的脚腕开口：「好好好，是我说错了……」

被握住了脚腕，华浅还是不甘心地挣扎着要踹他。

直到又有人进了院子，华浅才赶紧收回腿，盘起腿正襟危坐。

来的是白洛的母亲白夫人，她装作没看到秋千上那两个人方才的「打情骂俏」，开口问：「浅浅，我家洛丫头是不是在你这里？」

华浅还未开口，就看到徐茗和白洛从屋里走了出来，徐茗看着表情颇是颓废。

「娘，你怎么来了？」白洛上前几步开口。

白夫人回道：「家里来了客人，我特地来寻你。」

白洛有些不情不愿，似是不想放过徐茗：「什么客人啊？」

「就是你祖母妹妹家的女儿，也是你的姨母。」

白洛凝了眉开口：「这是什么亲戚？我都没听说过，隔了这么远。」

白夫人见此，毫不含糊地揪着白洛的耳朵说道：「你姨母之前在京城里，她服侍的主人家遭了难，前几天主人家都故去了，碰巧赶上今年的选秀大典，皇家开恩才放她们那些奴才归乡。」

白洛双手护着耳朵，嘴上还不服气：「哪个主人家啊？之前富贵的时候也没见念过我们。」

白夫人一步步向外走去，嘴上还是解释道：「话不能这么说，富贵可不见得是好事，你姨母之前是在京城里的华府，你看那前华相和他夫人，到头来连个送终的人都……」

徐茗看到白洛离开后，才又昂首挺胸地和华浅他们告别。

一时之间院子里安静极了，只剩了两人。

主人家、故去、华府……

华浅看了看手里撕成两半的那一页纸张，转头对华戎舟笑道：「看我多不小心，这可是白洛的心肝宝贝，我去给她粘好，不然她要是知道了，就有得闹腾了，今天换你去做饭吧。」

然而手里的书下一刻被抽走，华戎舟的声音响了起来：「我来粘就行。」

华浅还是保持着低头的姿势，看着空荡荡的双手。

秋千一动，华戎舟坐近了些，开口：「你若想回去，我有的是法子避开监视的人，把你毫发无损地带回去。」

等了许久也不见华浅说话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想起华浅的眼睛不好，华戎舟便起身准备去点上灯火。

然而人刚站起来，就感觉到衣服被人从后面拉住，就只揪住了一点点，华戎舟稍微一动就能挣脱。

华戎舟没有再动，就这样静静站着，很久之后才听到身后华浅的声音响起，微弱得像一只猫：「我可以抱你吗？就像之前在华府里……我兄长去世时你抱我的那样……」

下篇

「皇上，这是礼部呈上来的选秀名录，秀女们都已进宫了……」高禹弯着腰，将一本册子放在案上。

仲溪午拿起来随便翻了几下，就看到一页是戚家的人。

看着仲溪午的动作，高禹赶紧开口：「这是戚家今年送来的秀女，正是戚贵妃的嫡亲妹妹。」

仲溪午讽刺地勾了勾嘴角，这戚家还真是能下血本，知道戚贵妃已经毁容失势，便赶紧又送了个人进来。不过这也算是一种示弱，这几年戚家被打压得日渐式微，竟然狠心将家里仅剩的一个嫡女也送进宫。

「既然是戚贵妃的妹妹，那便直接册封为美人，住在凝芳宫的侧殿吧。」仲溪午状似不经意地开口。

凝芳宫主殿住的正是戚贵妃。

「是，奴才这就去传旨。」高禹拱手，「那其他秀女，皇上……」

仲溪午合上册子，开口：「其他人等等再说。」

高禹收起册子就离开了，宋安一路小跑跟着自家师傅，去了秀女住的地方。

路上，嘴碎的宋安又忍不住念叨：「这皇上对贵妃娘娘可真是好啊，这还没见过秀女们呢，就册封了贵妃娘娘的嫡亲妹妹，还体谅她们姐妹情深，让两位主子同住一殿。」

高禹慢悠悠地走着，脸上的笑让人琢磨不透：「是啊，皇上对贵妃娘娘可真好啊……」

只是，让一个毁了容的贵妃，日日面对着自己年轻貌美的嫡亲妹妹……入了后宫还哪里有什么姐妹情深呢？

独自一人的仲溪午又唤出了林江：「人……送出去了吗？」

林江半跪着回道：「约莫着明日就能送到境外了，届时陈渊就能赶回来。」

仲溪午点了点头，起身开口：「那朕就先去母后殿里一趟，接下来有段时日都见不到了。」

刚踏进太后殿里，就听到一阵欢声笑语传过来。

一个清脆伶俐的女生响起：「太后娘娘此话差矣，为人子女自然是以父母为天，可是出嫁后可不能只以夫君为天，臣女觉得，夫君主外已是事务缠身，为人妻还是能同夫君一起扛起半边天的好。」

仲溪午眉头一皱，这宫里什么时候多了一个这么口无遮拦的人？

大步走进去，看到一个衣着鹅黄色罗裙的女子坐在太后身侧，面容清丽，尤其是一双眼睛，像狐狸一样滴溜溜地转。

一看就是个不安分的，仲溪午心里下了定义。

「放肆，你自己什么身份，敢在太后面前大言不惭？」仲溪午厉声开口，殿内的笑声顿时一停。

太后见此打圆场开口：「这是李太傅之女李婉仪，今年刚进宫的秀女，我看她聪慧伶俐，便特地叫她来陪我解闷了。」

太后从来不曾如此夸过刚见面的人，更别说面对一堆刚进宫的秀女，唯独特殊的召见她来闲谈。

如今这般言辞肯定，一则可能是这李婉仪当真聪颖讨喜，二则便是李婉仪是太后早就暗中选好的人，至于选的目的嘛……不言而喻。

果然李继在前朝那般倚老卖老、撒泼打滚，原来是身后早有了靠山。

想明白这层道理，仲溪午的脸色不是很好：「李太傅年仅五十才得一女，他过些时日就要致仕，怎么此时还舍得把自己的独女送进宫来？」

李婉仪并未被仲溪午冰冷的脸色吓到，反而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，然后说：「家父说皇上是真龙天子，能进宫服侍皇上是臣女百世修来的福分，又怎么会舍不得呢？」

这装模做样的做派，可真是和她父亲一模一样，仲溪午仍是不留情面：「谁说你能被册封了？等到二十五被送出宫的秀女也大有人在。」

李婉仪抬眸，毫不闪躲地回道：「能在这皇宫里离皇上近一些，沾点皇上真龙天子的福气，臣女也知足了。」

巧言令色。

终究是太后看不下去了，插了一嘴：「在这宫里，难得有人愿意真心诚意陪我这个老婆子说上几句话，皇上就不要再苛责她了。」

仲溪午一顿，对上太后略带惆怅的目光，心头也不由得一颤，顿时失了所有想继续斥责下去的心情。

曾几何时，也有那么一个人，待太后以真心。

其实仲溪午如此看李婉仪不顺眼，不只是因为她方才那几句不当之词，更多地是因为他心底里清楚太后的心思，可是他还是控制不住的……不想有人坐上那个位置。

仲溪午不再看旁边站立的李婉仪，转而对太后说：「那新晋秀女册封之事就劳烦母后多多看顾，儿臣接下来应是会……比较忙碌……」

太后垂眸，手指摩擦过腕上的白玉镯，说：「皇上既然如此忙碌，那我就代俎越庖帮你定下这些秀女的事，皇上专心处理好……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。」

「一切听凭母后安置。」仲溪午垂首抱拳，头深深的低了下去。

僵持了快三年，做儿子的守着自己后宫自欺欺人，做母亲的挟持着远方那个镇子里的人以退为进。

如今母子二人终于达成了共识，旁人可能听不出这几句话里的含义。可是他们二人都清楚的知道，这是仲溪午主动选择了妥协，为此才换取了一个……处理自己事情的机会。

言罢仲溪午垂手告辞，宣完旨在门口候着的高禹见此赶紧跟上。

刚走了几步就看到身后跟着那个鹅黄色的身影，仲溪午忍不住停了脚步，转身冷眼看着那人：「你跟在朕身后做什么？」

李婉仪被突然的呵斥吓了一跳，快速地眨了眨眼睛，说：「回皇上，方才太后说身子乏了，便让臣女先行回去，而这条路正是臣女回去的路。」

仲溪午眉头越皱越深，李婉仪见此又试探性地开口：「皇上若是不信，那臣女走前面？」

「大胆！」不等仲溪午开口，高禹就开口呵斥，「你一个秀女也敢走皇上前面？」

李婉仪有些委屈地撇了撇嘴：「跟后面不行，走前面也不行，这就一条路，要不皇上先走，臣女在这先等着？」

看着模样委屈，这说的话可是大胆，能被太后看上的人，又怎么会如此莽撞？看来又是一个扮猪吃老虎的角色。

仲溪午被噎了一下后，深吸了口气甩着袖子就走，嘴上还是忍不住咬牙切齿：「真跟她父亲一样，泼皮无赖。」

林间溪水旁，一群姑娘媳妇围坐着洗衣服，只是她们时不时看向一个方向，眼里满是羡慕，那个方向有两抹身影。

一个是正在洗衣服的华戎舟，一个是坐在溪边泡着脚，又抱着一小筐樱桃吃的正香的华浅。

本来是华浅在洗衣服，她手刚碰着水，华戎舟就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，端着一筐樱桃，换走了华浅的一盆衣服。

这一筐樱桃个个晶莹剔透，看着就是刚摘下来洗干净的，华浅脚掌拍着水面，一边吃一边说：「这是哪来的樱桃啊？看着挺新鲜。」

「东边打猎的那座山，我上个月无意看到一处野生的樱花林，于是没事就去等它成熟。」华戎舟一边勤勤恳恳地洗着衣服，一边回答。

怪不得今天刚吃完午饭就看他跑得没影了，原来是摘樱桃去了。

看着华戎舟洗衣服的动作愈发熟练，华浅也不由得啧啧称奇，感叹他学习能力之强，刚来的时候他要洗衣服，那时候经他之后的衣服，可没一件能完好无损的。

不过之前那些洗坏的衣服也没浪费，全被华浅拿来教华戎舟缝纫了。

华浅越看越满意，挑了一颗又大又红的樱桃递过去：「给，赏你的。」

华戎舟双手握着衣服，伸头过去衔走了华浅手里的樱桃，软软的嘴唇擦过华浅的手指，像是指尖溜走了一个棉花糖。

华浅便又拿了一颗递过去，华戎舟还是乖乖张嘴吃了。像是投喂宠物一样，华浅倒是觉得比自己吃都开心。

只是隐约感觉气氛有点不太对，余光瞥见那一群嫌弃地看着她的媳妇姑娘，华浅顿时感觉脸上有点臊得慌，赶紧老实坐好，不作妖了。

只是坐得久了，屁股都有点麻木了，华浅挪了挪身子，不小心把放在岸边的鞋子碰掉一个，顺着河流就流走了：「我的鞋……」

话还没说完，岸边响起了一阵小姑娘的欢呼声，只见华戎舟一个翻身从河面掠过，落到岸边，手里便多了一只鞋，这一连串动作使得那叫一个行云流水。

华戎舟把鞋子放回岸边，说：「你小心点，老实坐着吃东西还能把鞋子掉水里。」

华浅一愣：「你这话是在说我笨手笨脚？」

华戎舟没回话，继续洗衣服，表情却是默认的。

华浅恶从心头起，放在水里的脚一挑，一片水就朝华戎舟泼了过去。

只见华戎舟身子一侧，没沾上半分，他便若无其事地继续洗衣服。

华浅不服气，继续用脚掌击打水面，几个回合之后终于有人说话了，是一同洗衣服的其他妇人。

「真是看不下去了，就欺负我们这些一个人来洗衣服的人……」

「就是，走走走，咱们赶紧走……」

……

一群妇人端着盆浩浩荡荡地离开了，华浅这才后知后觉地有些尴尬。

抱歉地笑了笑，转头目送那群人离开时，华浅身子突然一僵。

华戎舟飞快地察觉到了，顺着华浅的目光，他看到了河流斜对面……有一个他们都熟悉的身影。

华戎舟垂下了头，片刻后开始收拾身边的衣物，然后他半蹲下来，撩起自己衣服下摆，伸手将华浅还泡在水里的双脚捞了上来，擦干净后给她穿上鞋子。

华浅回头看着他，目光似乎有些疑惑，只见华戎舟拿起洗衣盆说道：「衣服洗完了，我先回去挂起来晾晒……」

然后伸手拿走了华浅怀里的樱桃筐，又说：「你等下……记得回来……」

华戎舟转身离开后，华浅这才反应过来，又看向那个方向，那个人影还在。

仲溪午已经站了有小半个时辰，可能是华浅过得真的太安逸了，他看了这么久，华浅都不曾察觉，之前在京城里他不过是看了她两眼，就差点被她捕捉到。

果然……这里的生活才是她想要的，所以她才能由之前的聪慧灵敏，变得如今这般慵懒迟钝，看着似乎还……吃胖不少……

华浅抬步向他走了过来，走了一座桥，跨过一条河。

「不都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吗？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」

走到面前后，仲溪午才发现方才还淳朴得像个乡村姑娘的华浅，一瞬间好像又变成了那个防备心重的相府千金。

他心里发苦，嘴上却笑着说：「可是君王也会生病。」

华浅一愣，才反应过来他是称病罢朝才偷偷来了这里，可真是……胡闹。

两人面对面站了很久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似乎他们之间是没什么话可说了。

眼见着华浅还是目含警惕，仲溪午慢慢将发抖的手背到身后，站直了脊背说：「华相还活着。」

只见华浅的眼睛蓦然睁大，呆了许久才反应过来，这皇家的套路还真是一模一样。

一霎那华浅明白了仲溪午此次来的目的，因为华相「死」了，她就彻底自由了。

华浅低头轻笑了起来，笑得仿佛方才对岸那个抱着筐吃樱桃的傻姑娘。

「谢谢。」

仲溪午感觉眼眶发热，那些困扰他几年的心绪，也消失了个干净。

她相信他，问都不问就相信了他。

华浅回到庭院时，里面一片寂静。

看到还堆在盆里的衣服，华浅心里不由得好笑，正欲进屋，却看到树上落下一人，正是华戎舟。

「好好的上树做什么？」华浅皱眉。

「站得高，就看得远了。」华戎舟向来淡漠的棕色眼眸此时显得流光溢彩起来，似乎从未见他这么开心过。

华浅心头一柔，抿嘴笑着说道：「赶紧晾衣服去，我去……煮碗面。」

华戎舟收拾好之后，就看到华浅提着一个密封好的食盒，说：「他应该还没有走远，你把这个……谢礼给他。」

华戎舟未有丝毫迟疑地点头接过去，正准备走，却听到华浅的声音响起，带着让人不忍离开的眷恋：「早去早回。」

「好。」华戎舟哑着嗓子开口。

多少年了，都不曾有人说过等他回来。

如同被点燃的炮仗，华戎舟只用半刻钟就赶上了仲溪午一行人。

仲溪午皱眉还未开口，就看到华戎舟在地上放了一个食盒，然后丢下一句话就没了人影。

「给你的，谢礼，她说的。」

仲溪午揭开盖子，是一碗还冒着热气的面，薄弱的热气却轻易熏红了他的眼眶。

他想，这碗面……若是吃了还放不下那个人该怎么办？可若是吃了……就放下了又该怎么办？

最终他还是一言不发的合上盖子，起身登上马车离开。

随行的林江想，那碗面肯定很好吃，不然主子怎么会没有吃就红了眼呢？

马蹄声扬起，片刻后这里恢复了安静，仿佛从来都没有人来过，只留下空中飞扬的尘土，和地上半旧的食盒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